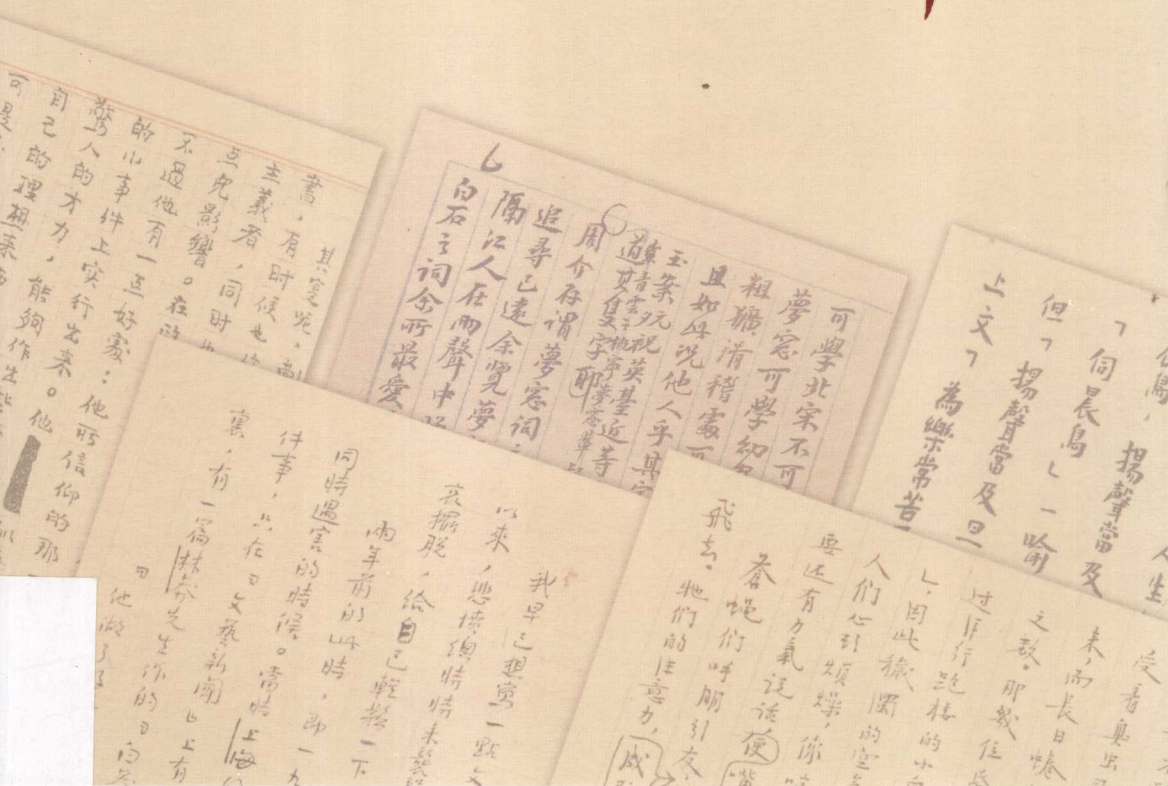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陈益民

编

百读不厌的名家散文
百年绝响的文学经典



民国大家美文丛书

徐志摩

郁达夫

朱自清

林徽因

胡适

钱玄同

郑振铎

庐隐

章衣萍

周木斋

靳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

大家美文丛书

文章正宗

陈益民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章正宗 / 陈益民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民国大家美文丛书)

ISBN 978-7-201-07935-6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082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悲凉时代的芒花

(代序)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丝弦与丹青》《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闲情雅趣》《情爱告白》《文人与装璜》《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

文章正宗

美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

陈益民

告 知

书中所收文章,因发表时间较早,不便联系作者或其后人,请有关著作权人见书后与我社第二编辑室联系,以便付酬。

联系电话:022-23332465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民国大家美文·文章正宗

文章正宗一瞥	止 水 / 1
胡说乱道	旭 生 / 6
告遗老	钱玄同 / 8
漫语	衣 萍 / 14
不妥协	采 真 / 16
论无话说	佩 弦 / 19
论真率	周 劭 / 22
说翻译和创作之类	郁达夫 / 26
谈小品文	味 橄 / 30
论骂人文章	知 堂 / 34
杂文	魏 番 / 38
谈杂文	耳 耶 / 40
谈选文	纯 上 / 44
关于杂文	杜 宣 / 47
鲁迅的杂文	唐 弢 / 49
鲁迅杂文中底“典型人物”	萧 军 / 54
写在烦躁里(节选)	
——纪念鲁迅先生	魏孟克 / 56
鲁迅先生的日记	景 宋 / 63

文章正宗

美文

关于《鲁迅日记》	柯 灵 / 66
《鲁迅风》与鲁迅	景 宋 / 69
野草(代发刊语)	秦 似 / 71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绀 弩 / 74
买书	阿 英 / 79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胡 风 / 83
谈“孤岛文艺”的发展	东方曦 / 86
春夜走笔	曼 甫 / 89
历史的窗纸	
——从一个历史试题谈起	东郭迪吉 / 92
死人的复活	孙 虞 / 97
话	语 堂 / 99
大题小解之一	茅 盾 / 104
谈“本色的美”	江寄萍 / 107
警句	徐懋庸 / 111
略谈“中间读物”	谢六逸 / 115
谈字典	叶籁士 / 119
内地描写	
——读舒新城先生《故乡》的感想	朱自清 / 122
小说琐记	阿 英 / 125
孙行者的际遇	
——读《西游记》札记之一	东郭迪吉 / 131
《红楼梦》里的小红	
——无定居谈“红楼”之一	孟 超 / 136

论《封神榜》	耳 耶 / 141
谈《野叟曝言》	悍 膺 / 145
我也谈谈版本	云 彬 / 158
文人的三迷	侍 桁 / 161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一 介 / 164
自序《屐痕处处》	郁达夫 / 167
《不惊人集》前记	徐懋庸 / 169
《刀剑集》序	郑振铎 / 173
有不为斋丛书序	语 堂 / 176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语 堂 / 180
《周作人书信》	周木斋 / 184
《夜读抄》	曹聚仁 / 187
何必袁中郎	
——书刘大杰标点本《袁中郎全集》后	曹聚仁 / 191
朱敦儒小传	胡 适 / 195
批评家李笠翁	朱 湘 / 197
杂谈两则	佩 韦 / 201
《剿闯小说》	周越然 / 205
关于《大明英烈传》	柳亚子 / 211
“读史”偶感	一 知 / 214
读书杂记	袁 澈 / 216

文章正宗一瞥

止 水

记得前两年某新贵还在当“疏逖下士”的时候，曾经宣称要办一种什么“文章正宗”的报来抵制白话的“文章歪祖”。大概是因为“忝侍政席”（注意这是总长对执政底辞令，执政府的茶役以及听差人等，不得比附援引）底预备工夫太忙一点吧，以至于他底“正宗”老没显灵，而一般“歪祖”仍在这里大白其话。直到如今，整个儿正宗的报还是没见，幸而有一两篇的可以充得正宗的零碎文章昭示天下，也算大家底眼福了，安得不于快睹之余，细细的咀嚼咀嚼！

于国学垂绝士德全荒之际，来提倡文章正宗，当然仅仅在形式上禁止非“国学”的白话是不澈底的；还要在内容上能发挥“士德”。今天我中国历圣相承之士德，孰有大于忠孝者哉？那么文章底正宗不正宗，不待说是要以忠孝不忠孝作标准的了。例如一位总长，因为“执政忧学之忱溢于言表”，于是乎“凡事可为执政稍展隐忧……即摩顶踵亦所愿为”；于是乎“虽饯贾生一岁三迁之戒，终怀李陵得当以报之诚”；这还不算十成到工的忠吗？因恐怕“万一钩座因而减膳”——乃又不

文章正宗

美文

恤把“本兼各职均一律开去”——减膳撤乐，都是皇帝“省愆”底仪注，以此恭维“钧座”，令人想见春秋尊王之义；至于惧其减膳而自愿牺牲，则又与“文王一膳亦一膳、文王再膳亦再膳”的世子同一用心了——这还不算无微不至的孝吗？这种文章，假使他拿白话写出来，也要开个特例，容他在“正宗上行走”；何况是顶呱呱的“桐选合璧”，没一个“引车卖浆之子”底字眼，虽欲不列之正宗也其又安能？

且夫自民国无君以来，各该总长之忘乎其形，不知“天泽之分”者“久矣乎非一日矣”。什么叫国务员，什么叫赞襄大总统，什么叫责任内阁，配吗？这样的什么约法什么宪法，还不该一扫精光吗？老实一句话：总长者，“侍”执政者也。拈出一个“侍”字，——一则曰：“忝侍政席”，再则曰：“侍执政之日长”，不但把赞襄、国务、责任等等不纯正的概念，完全打消；而且比几千年来“坐而论道”、“正气立朝”的君臣大礼更进了一步。像这样“收图布宪足负微劳”的大“文宗”（又注意，这是文章正宗底略词，切勿误认作前清的学台大人；前清的学台大人，不过和今天的教育厅长相等而已，比总长还差得远呢），转瞬要定起宪法来，还愁不是一部忠孝宪法吗？总长“宜弄柔翰”，不但执政“稍匿隐忧”，而且宪法“可开生面”，猗欤休哉。圣人云：文风关乎国运；有了这样正宗的文章，我们贵民国底前途是不卜可知的了，“凡在清流亦多鉴可”，那更何消说得。

阎婆惜曾经说过：“花儿好，叶儿也好，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褒贬吗？”是的，不错，上头所说这篇辞职表章小毛病要挑也可以挑出一点来，然而毕竟总只是小毛病。例如他说“家有子弟莫知所出”，好像是骂“出生不明”的私生子；好在下文接着就是“钊有三儿亦罹此困”，立刻可以证明他不是骂人。又如他在辞表中用“本管长官”四字，似乎和

“忝侍政席”的态度有点矛盾；好在这一节是对“束发小生”而言，并非对“钧座”“沥陈衷曲”可比。又如他用“束发小生”这四个字，似乎反于眼前学生不束发而剪发的现状；好在正宗文章，本不要像写实派的小说那么“刻舟求剑”。又如他用“国土之报”、“百身莫赎”这些典故，似乎于忠孝底对象有点不吉利；好在他自己声明愿“摩顶踵”，自然不能疑他是有意诅咒。又如他以“威棱已损”为辞职理由之一，似乎侵越了陆军总长底权限；好在军警与教育当局合作，已经早就成了事实，而况且要在“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时候来“整理教育”，实在和穆罕默德传教一样，非有杀人的“威棱”不可。统而言之，就文论文，这篇大作，可以说是“虑周藻密”，而且“盎然忠孝”，无论从“国学”和“士德”哪一方面看，都是“瑕不掩瑜”的作品，至少和曹植《求自试》，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是可以抗衡的。虽然有人疑心“贾生一岁三迁之戒”的典故，有点捏造的嫌疑；殊不知在这临时政府一切与民更始的新潮流之中，只要说话方便，捏造就捏造，那更是满不在乎；而况乎他通篇只捏造了这一个，自然是无伤于文体的了。

出乎文章之外去拿事实和道理来说，或者要有些不大站得住吧？然而，这些，也不要紧。譬如有人问：“束发小生千百成群以本管长官之进退为条件”，他们打的旗号，明明是反对禁止“五七”纪念，并无一个字反对“改革教育之业”。贵总长应该堂堂正正提出“五七”纪念非禁止不可的理由——例如说：“五七”不算国耻；或者说：国耻不该纪念；或者说：纪念怕惹得“五七”的原动人不痛快，要闹到“钧座因而减膳”……以证成闹事的学生底罪名，才算得针锋相对。今天把学生反对禁止纪念底事实搁在一边，无凭无据另抓个“因缘现状以为利”的帽子替人戴上，这不是有意躲闪，掩藏自己底弱点吗？……这一问该怎

么答复？

譬如又问：就算有人“因缘现状以为利”怕八校合并；怕考试；而这回闹得最激烈的，却都是私立学校，并且是教会学校底学生。难道教育部有气力去合并私立学校，有气力去考试教会学校吗？再说：假使私立学校因为不能分润庚款，所以要“乘机去钊而后快”，那么，他们的利应该是推翻现状；因为现状正是不许私立学校分润，于他们显然不利的，为什么倒说他们“因缘现状以为利”呢？然则“因缘现状以为利”当然另是一班人——假定是有的话——与“五七”运动的“束发小生”无干。今天却偏要伸眉豁眼的“指冬瓜骂葫芦”，岂不是自倒“逻辑学者”底招牌吗？……这一问又该怎么答复？

譬如又问：“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种能训，固然很好利用去抹杀不便于自己的事实——一口称要吃饭的人，我可以断定他是心想喝酒；挂牌行医的人，我可以断定他是心想害病，反对禁止纪念的人，我可以断定他是心想“因缘现状以为利”。然而有一点危险，就是这条路“我能往寇亦东往”。我本是因为恐防“钧座减膳”而辞职；他们却可以断定我是因为“谤书之涉及钊者，篋中闻亦有之”，心想拿一辞表去测验“钧座”底宠眷。我本是“已馁之鬼不灵，既铄之羽难振”；他们却可以断定我是“已饱之鹰思飏，回翔之羽不倦”。更可虑的是：“钊”只有一个，“束发小生”可是“千百为群”。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乱吵一大会，什么不入耳的话都来了，推原祸始却是一个“钊”开的端。那又怎么收拾呢？

还有这些那些，都像很是难问似的。然而，其实都不要紧。原来文章正宗就是正宗文章，文章成功了就得，用不著管什么事实，道理，一切隔壁账。自然，事实道理，也有用得著讲的时候，然而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还有“威棱”替代著道理和事实。将来呢？也说不定租界上不是还可以照岑老三一样置房产吗？而况且……不必多虑了，祝福罢！学者万岁，总长万岁，文章正宗万岁！

载《语丝》第 29 期(1925 年 6 月 1 日出版)

胡说乱道

旭 生^①

(一)

我近来常常看见报上说前摄政内阁因办理某事有过激的嫌疑,这不用说是削除溥仪帝号的事情了。在民国里面削除一个皇帝的名号,而乃溢之曰过激,呜呼! 中华民国!

(二)

我这几天忽然觉得,有些人说:“废帝这样下台也很好。”并且很有许多所谓明白的满人也是这样说。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幻觉。这同我们在民国元二年的时候觉得民国的幸福就可以那样侥幸得著的,是同一类的幻觉。帝政有自然的趋势,无论什么人,无论大家愿意不愿意,总要走在那里为止。也不管你是路意〔易〕十六,也不管你是威廉第二,也不管你是尼古拉第二,也不管你是溥仪,已经走到的也算罢了! 还没有走到

^① 即徐炳昶。

的，总是拼命地往那里走！就是有很可怜的青年的人不愿意往那里走，也总有许多严气正性的，道貌俨〔岸〕然的老头子，推著他向那里走！

(三)

我仔细想想，我们既是为了一世，总要做一做帝王才好。因为我们不做帝王，一旦不幸——其实我们总是这样的不幸——被所谓帝王也者，禽猕而草芟之，也是活该！就是有仁人君子看见，也不过长叹一口气罢了。如果我们能做几天皇帝，尤其是奕叶相承，斩夷相继的（这两件事当然是没有法子分离的）皇帝，就是我们失了势，如果有一个疯子，擅敢动一动我们的毫毛，不惟要有许多留心世道人心的老年人痛哭流涕地说：“世风不古！江河日下！”而且要有许多学通中西古今的青年人大声疾呼地说：“太不人道！”

(四)

我们中国现在好了。从前不过是在下的人讲革命，在上的人听见革命两个字，没有不头疼的。现在全国的执政全要讲革命，政治还怕不立时要清明么？——夏天的时候，我走到前门外头，看见一个铺子里面，放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外面，苍蝇差不多攒满了。我一看招牌，原来是卖卫生糕饼的。

(五)

我这些胡说乱道，不自禁地用了许多的“！”。就是心理学大家的张先生申斥这是些亡国之音，我也是没有法子的。

载《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出版）

告 遗 老

钱玄同

遗老们！我替你们想，你们可走的路计有四条：

(1)大彻大悟，知道自己应该堂堂地做一个“人”，而做皇帝底“奴才”是很不够人格的；知道应该服务于社会，彼此互助，效忠于一家一姓是很丢脸的；于是幡然改变，不再长垂豚尾，不再向所谓什么皇帝也者屈膝叩头，趁此未死之残年，勉力为民国服务，以图晚盖；并且劝你们那个所谓什么皇帝也者也敝屣帝号，高升为一品大百姓。这是最合理的一条路，因为这条确是向前跑的路。可是这条路虽最合理，我并不奉劝也不希望你们走。一层是你们总不肯走的，劝也是白劝，希望也是白希望。还有一层是即使你们竟违心而走此路，但你们底道德实在太卑污了，你们底脑筋实在太污腐了。“民国肇建，十有三载，变乱相仍，靡有宁日”（这是阔人们底通电起首照例有的句子）底缘故，就是因为服务诸公这道德卑污与脑筋朽腐，他们并非真正的革命党，他们与你们本是“一丘之貉”。他们满坑满谷，已经足够讨厌的了，我实在不希望你们再去加入，弄得将来更难肃清。